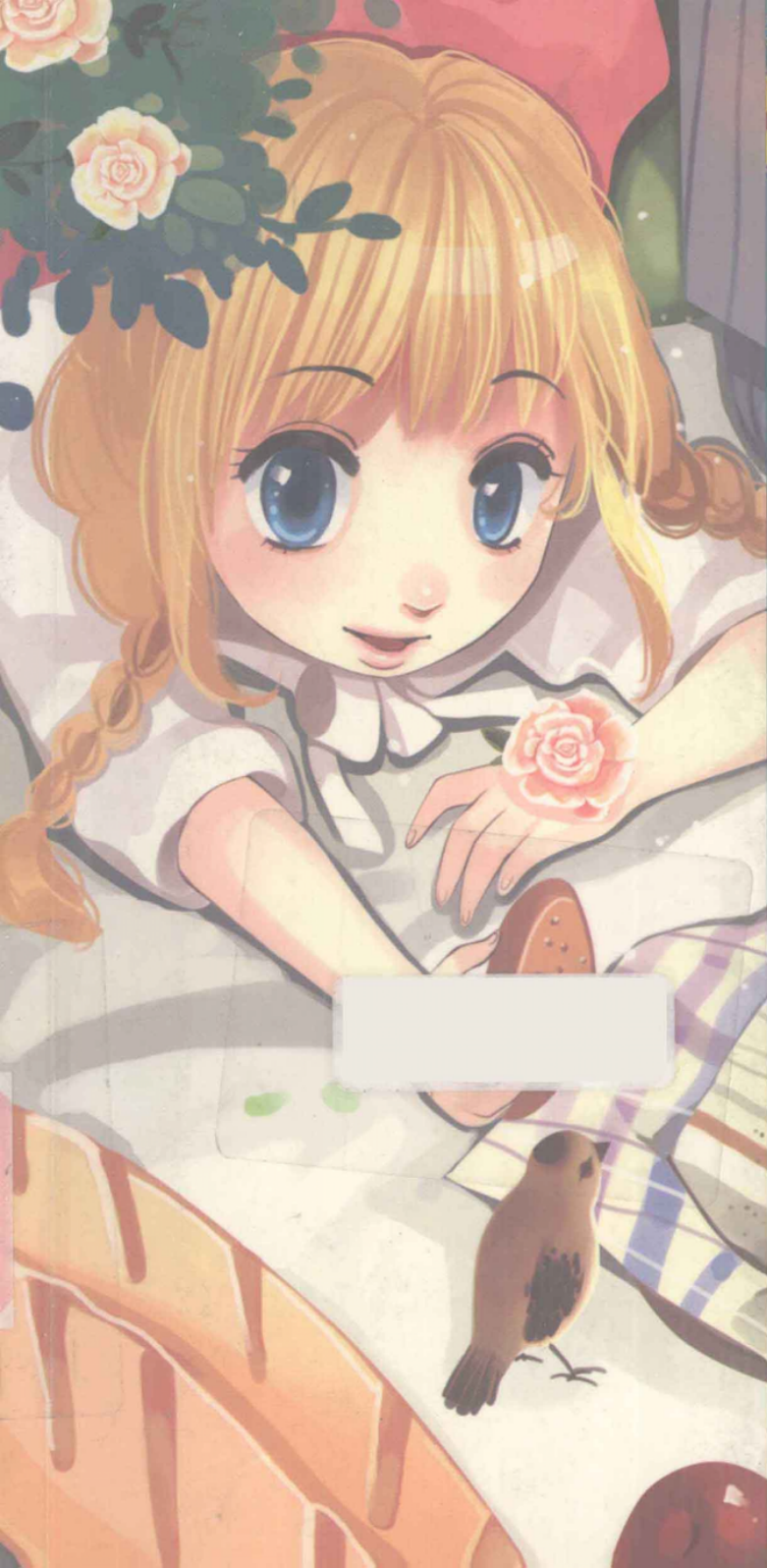




最畅销 中外名著 名家导读本

全彩青少版

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



曹文轩大力推荐!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汤韬◎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樊发稼、安武林、谭旭东、李学斌

四位资深儿童文学名家作序推荐

最畅销中外名著
名家导读本

全彩
青少版

这是一套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中外名著。丛书立足原著，忠实原著，比原著更具有平易性与亲和力，其文学色彩与阅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是一套让广大青少年朋友能真正接触文学、接触经典的好书。四位名家的联袂导读，让读者更深入了解原著写作背景与特点；其中的插图也是本丛书一大亮点，把名著的精髓深深融入于现代画风，相得益彰。

—— 常文轩



日知图书
创造阅读享受

特别推荐 BooksChina.com
中国图书网

ISBN 978-7-5463-5545-0



9 787546 355450 >

定价：13.80元

最畅销中外名著
名家导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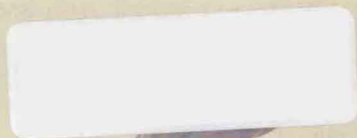
全彩
青少版



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汤韬◎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伯内特著; 汤韬编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6

(最畅销中外名著名家导读本)

ISBN 978-7-5463-5545-0

I. ①秘… II. ①伯… ②汤…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 IV. ①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9304 号



最畅销中外名著名家导读本 | 全彩青少年版

秘密花园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制作:  (www.rzbook.com)

印刷: 北京威远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80 元

原著者简介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是19世纪末美国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伯内特1849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1865年全家移民至美国。她自幼家境贫寒，18岁即开始靠写作补贴家用。杰出的才华使她创作出了诸多红极一时的畅销作品，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儿童文学领域获得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中包括我们自幼耳熟能详的《小少爷方特罗伊》（发表于1886年）以及曾由秀兰·邓波儿主演过的《小公主》（发表于1905年）。

伯内特自幼喜爱园艺，花园是她经常写作的地方。1909年，正是她位于纽约长岛家中的花园启发了灵感，让她创作出了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作品——《秘密花园》。故事讲述了失去双亲的英国小女孩玛丽，在收养她的姑父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荒芜已久的神秘花园，并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曲折而奇妙的故事。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让自私暴躁的玛丽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和农家小子迪克恩一起，帮助庄园里病弱孤僻的科林少爷恢复了健康和自信。最终，孩子们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也使花园和它的主人们都重获新生。

在美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一本书能像《秘密花园》这样长久地畅销不衰，在几乎任何一套西方儿童文学的经典书目里，都可以看到它的名字。这部作品不但打破了雅俗之间的欣赏界限，也是公认的一部没有年龄代沟的作品，近百年来不断再版，并且多次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甚至被英语国家当做教材。除了作者精彩的构思与文笔，大约这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大自然与美好的心灵，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不曾丢弃的珍宝。

心灵的花园

每个人心灵都有一个秘密的花园，这个花园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拥有的。这个花园里开着什么花，只有主人才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进入花园，那只有天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进去过，英国的爱丽丝、美国的波丽安娜、加拿大的安妮，等等，她们都曾进去过，而且还都是女孩子。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儿童小说经典，也是一本畅销书。曾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但从阅读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妙的现象，那就是英美的儿童文学经典，都非常善于继承本国文学的传统。在《秘密花园》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简·爱》的影子、内斯比特的影子、爱丽丝的影子，波丽安娜的影子。这一部分经典，都有深刻的内涵。

《秘密花园》差不多是疗伤的童话，具有巨大的心理学价值。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心灵上都曾受过打击或者伤害，他们的性格怪异，有时候还封闭，在我们常人眼里有点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但是，在他们的心灵中，都存在着一个秘密花园。像这样的小说和童话，有一大批，所以读起来觉得格外有味道。它们虽然是写给儿童看的，但是许多体验和理念却是成人的。所以，内蕴丰富。

这部作品的人物性格刻画得非常成功，作者的文笔细致委婉。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处美妙的风景，也可称之为“诗意的灵魂的栖息地”。

安武林

Contents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第一章〕	〔第十五章〕
6 在印度时的玛丽小姐	120 筑巢
〔第二章〕	〔第十六章〕
12 倔强的玛丽	130 “我不会！”玛丽说
〔第三章〕	〔第十七章〕
19 跨过旷野	137 发脾气
〔第四章〕	〔第十八章〕
23 玛莎	143 “你决不能浪费时间”
〔第五章〕	〔第十九章〕
39 走廊里的哭声	148 “它来了！”
〔第六章〕	〔第二十章〕
45 曾经有过的哭泣	159 “我会活到永远的永远的永远！”
〔第七章〕	〔第二十一章〕
51 去花园的钥匙	166 本·维斯特夫
〔第八章〕	〔第二十二章〕
56 领路的知更鸟	175 太阳下山时
〔第九章〕	〔第二十三章〕
63 任何人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	180 魔法
〔第十章〕	〔第二十四章〕
72 迪克恩	191 “让他们笑吧”
〔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章〕
81 米舍原画眉鸟的窝	201 卷帘
〔第十二章〕	〔第二十六章〕
88 “我可以要一点泥土吗？”	206 “是妈妈！”
〔第十三章〕	〔第二十七章〕
97 “我是科林”	214 在花园里
〔第十四章〕	
110 小王爷	

第一章

在印度时的玛丽小姐



玛丽·伦纳科斯在印度出生，从小体弱多病，长着一张阴郁沉闷的脸，身体干巴巴的，黄头发稀稀疏疏，杂乱零落，看上去很不讨人喜欢。她的父亲曾是英国政府驻印度的一名官员，他自己也常常身体不好，加上工作很忙，无法顾及到她。母亲倒是个大美人，只是整天忙着打扮自己和流连于不同的社交活动，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女儿，她的生活除了贪图享受就是寻欢作乐。

玛丽一生下来就被交给一个叫卡米拉的印度保姆，卡米拉总是把她带到远远的地方，以免她的哭闹声影响女主人的情绪。在她是个嗷嗷啼哭的婴儿时，她的父亲和母亲没有陪过她；在她是个牙牙学语的幼儿时，她的父亲和母亲仍然没有陪过她。在她的身边，只有卡米拉和其他印度仆人呆板、木讷又顺从的黑脸。

没有父亲的谆谆教导，没有母亲的细心呵护，她变成一个自私蛮横、脾气非常暴躁的小女孩。他们给她请过一个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才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又陆续请过几个家庭教师，一个比一个更短，他们都讨厌她，也不耐烦教她。玛丽没有玩具，没有伙伴，要不是她自己喜欢念书，恐怕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大约在她九岁这一年，一天早晨，天气异常闷热，她闷闷不乐地醒来，然后发现站在床边的不是她的保姆卡米拉，而是一个陌生女人。大概是新来的仆人，她看着陌生女人那木头木脑的样子，就更不高兴了。“你是谁？你在我房间做什么？”她生气地对陌生女人吼，“我要卡米拉，你滚，滚出我的房间，快叫卡米拉过来。”

女仆很惊慌，她没办法招架这个被宠坏的孩子。她结结巴巴地告

诉玛丽，卡米拉不能过来。玛丽怒火中烧，跳下床对她又打又踢。她更惊慌了，只会反复说卡米拉真的没办法再来照顾玛丽小姐。

那天早晨的气氛诡异而神秘，到处都显得和平时不一样。几个土著仆人不见了，剩下的仆人们个个面如死灰，人心惶惶。他们不做家事，不停地交头接耳，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慌张，好像即将大祸临头。

没人告诉她为什么，她也不愿意去问别人，遗憾的是卡米拉始终没有过来。屋子里的人逐渐都消失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没人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她无处可去，和往常一样，慢慢走到花园里，在走廊旁边的一棵树下自己和自己玩。她玩起了造花坛的游戏，用土做了许多小小的土堆，心里却越想越生气，觉得卡米拉背叛了自己，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等她回来时一定要狠狠骂她一顿。

“猪，笨猪，蠢猪养的，我一定要揍她一顿，这个没规矩的土著。”她又气愤又伤心，所以用印度土著侮辱性最大的话语来骂卡米拉。

她蹲在那里，边骂边把一朵朵深红色的木槿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然后她看到母亲和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一起来到走廊上，他们站在一起低声交谈，靠得很近，声音紧张而奇怪。他们没发现玛丽，她是那么瘦小，实在太不显眼了。玛丽认识这个年轻人，听说是个年轻军官，刚刚从英国来。小女孩盯着他看，带着微怒，凭什么他能靠母亲这么近，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在盯着自己的母亲看。

能看见母亲的机会实在不多，她仰慕母亲，她称呼母亲为女主人。女主人是那么美丽，她近乎陶醉地盯着母亲。头发像卷曲的丝缎，柔软干净，明亮有神的眼睛仿佛在笑，小巧玲珑的鼻子倨傲而挺直。母亲所有的衣服都缀满了花边，飘逸轻软，而这个早晨，那些花边比平时的更夸张，它们好像会说话一般贴在年轻军官的身上，哀求着，缠绵着。

“这么糟糕吗？噢，真的吗？难道所有的传言都是真的吗？”玛丽听见母亲说。

“是的，糟透了，”年轻人声音颤抖地回答，“糟透了，只怕比传言更糟，伦纳科斯太太，你两个星期之前就該到山上去。”





女主人双手紧紧绞在一起，脸色苍白，那双平时充满笑意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担忧和绝望。

“哦，我知道我错了，”她喊着，“我是为了那愚蠢的、该死的宴会，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就在这时，一声尖叫从仆人宿舍传来，接着是啼哭声，花园里空旷而寂静，那一个声音尤其显得刺耳，她抓住年轻人的手臂，像溺在大海里时抓住浮木，她在发抖，不可抑止地，从头抖到脚。哭声渐渐变大，悲伤的气氛像灰色的天气一样，笼罩了整个花园，整个屋子。

“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什么？”伦纳科斯特太太看着年轻军官，有些语无伦次，她当然明白那是什么声音。“应该是一个仆人死了，”年轻军官说，“你没有告诉我灾难已经蔓延到仆人那里。”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女主人哭喊着，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害怕，“跟我来，快，跟我来！”她跌跌撞撞跑进房子里，任裙边拖在地上。

玛丽后来才明白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怪事，虽然在听卡米拉讲故事时提到过这两个字，但她那时并不明白确切的意思。

是的，霍乱来了，人们谈及色变的霍乱。在霍乱面前，每个人都像蚊虫一样脆弱。短短一天，已经有三个仆人丧命，卡米拉是第四个，刚才仆人宿舍里的嚎哭就是因为她死了。剩余的仆人都惊恐地逃走了，到处都是恐惧，到处都是哭喊声，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

房子里一片狼藉，被遗弃的衣裙、手套，漂亮的高跟鞋，华丽的沙发上被踩上凌乱的鞋印，丝绒的窗帘被扯掉半幅。

玛丽躲在她的幼儿房里，对她来说，这里才是安全的。没有人想起她，没有人想要她，奇怪的事情继续发生着，而她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没人注意她，她也刻意地忽略别人。

她躺在床上哭哭睡睡，四处传来紧凑的、急促的脚步声，以及刺鼻的消毒水味，大家在生病，她想。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她觉得应该吃些东西，走进饭厅，桌子上的饭只吃了一半，有几只汤匙掉在地上，椅子推倒在地，盘子和碟子乱糟糟地叠在一块，好像原本正在吃



饭的人，因为突然有事发生而无法继续。

她只能去厨房找些水果和饼干充饥，又觉得很渴，她喝了杯松子酒，因为找不到水。味道不怎么样，她皱皱眉头，太甜了，她从没喝过酒，醉意让她想睡觉。

玛丽再次回到幼儿室，把自己关起来，仆人宿舍那声嘶力竭的喊声让她害怕，她把那些害怕和恐慌全部关在门外，独自爬到自己的小床上，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这对她来说是好事，哭声、喊声、急促的脚步声、进进出出抬东西的声音，这些让她害怕的声音在外面持续了很久，但隔了一道门，隔了一重梦，与她像是两个世界。

不知道睡了多久，当她醒来时，各种奇怪的声音都消失了，房子里寂静得让人毛骨悚然。这种寂静是属于黑夜的，而现在是白天，一切都透露出不寻常。是不是大家的病都好了，日子又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可是卡米拉死了，她在心里猜测，以后谁会来照顾她呢？她对死亡的认识还不太深，她没有被关心过，所以也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

这场霍乱给玛丽最大的感触就是麻烦，恐惧是有的，但并不多。更多的是觉得生气和可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像没人记得她，至少目前是如此。玛丽躺了很久，她相信等大家都好起来，一定会有人想到她，然后找到她。但是她等了很久，都没等到人，房子有一种死气沉沉的安静。

然后她听到地毯上的响声，她趴在床沿上，看到有条小蛇经过，小蛇在发觉有人注视它时，也朝她投去一瞥。它的眼睛幽静而漆黑，和女主人戴在脖子上的宝石一样。因为不知道它的可怕，所以她没有觉得害怕。她反而觉得它好像很紧张，似乎迫不及待想溜出房间，玛丽看着它从门缝溜了出去，它会去哪里？去找蛇妈妈吗？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她听见过道里响起穿着皮靴的脚步声，然后到了走廊上。有些人进了房子，低声地交谈，是男人的声音。

玛丽连忙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没有仆人去接待他们，也没有主人跟他们讲话，他们好像打开门，一个个房间里检查着什么。

“一所空房子。”她听见一个声音说，“那么一个美人啊！可惜，我猜那个孩子也……我听说有个孩子，是个女孩，不过从来没人见过她。”

几分钟之后，幼儿房的门被他们打开，玛丽正不知所措地站着。她看上去局促不已，皱着眉头，饥饿让她更加面黄肌瘦。先进来的男人是个高级军官，她曾多次看到过他和她父亲谈话。他看上去疲惫而焦虑，可是当他看到她的时候，竟吃惊得往后退了几步。

“贝尼尔，快过来！”他惊叫起来，“这儿有个小孩儿，就她一个人，天可怜见，这个地方就她一个人，她是谁？”

“我是玛丽·伦纳科斯。”小女孩冷静地说，站直身体，头昂起来。她觉得这个男人很粗鲁无礼，居然把她父亲豪华的房子称为“这个地方”。

“当仆人们染上霍乱时，我不得不在幼儿房睡觉，怎么还没有人来？他们还没好吗？”

“她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她竟被遗忘了。”那个男人没有回答玛丽的话，转头对他的同伴说。

“什么叫被遗忘？”玛丽恼火地问，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没有人来伺候我？”

叫贝尼尔的年轻人一脸悲伤地看着她，像在看一只可怜的小动物，眼睛里似乎有泪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他说，“没有人能来，一个也没剩下。”

突如其来地，玛丽被告知她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他们在夜里发病死去，被抬走时她还在睡梦中。她没有哭，因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她似乎也并没有想过父亲和母亲，她不明白失去父母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没有染上霍乱的印度仆人早就慌乱地逃离了这座房子，谁还想起有个玛丽小姐留在这里？所以房子才那么安静，好像只有她和那条窸窣窸窣的小蛇是活着的。



第二章

倔强的玛丽



母亲很美丽，那么的美丽，像一幅无可挑剔的画，玛丽从小就喜欢看母亲，远远地看着。想念她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会有人去想念一个陌生人，即使那人是母亲。她们相处的时间太少，而玛丽也太小，对她来说，母亲就是一个名词，仅此而已。

当然，要是在她懂事的时候才被孤立，那么，她会觉得不安，会觉得痛苦，但她从小就这样一个人待着，已经非常习惯。她要的，不过是有个像卡米拉之类的保姆来伺候她，来照顾她，至于心灵上的安慰，她不明白这些。她担心的问题是，还能不能跟之前那样生活，身边的仆人都顺从着她，不敢违抗她的命令。

当亲人都在那场霍乱中死去后，她被寄养在一个英国牧师家，牧师家很穷，破旧的小房子里挤满了人，他们有五个年龄相仿的小孩，这些小孩邋遢、无礼，整天吵架打架，抢食物抢小玩意，玛丽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她不想留下来，也知道不会留下来。而在那些孩子看来，玛丽是个极其难相处的孩子，她骄傲而暴躁，他们不愿意跟她玩，还给她起了个绰号，让她非常生气。

绰号是波兹尔给她取的，他是个蓝眼睛的小男孩，非常没有教养，鼻子尖尖的，玛丽很憎厌他，事实上她对牧师一家人都很厌恶，区别在于厌恶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她一人在树下玩造花坛的游戏，和以前在家里一样，自得其乐。波兹尔走过来，站在一边看她玩，堆土堆，还有一条通往花园的小径。波兹尔觉得非常有趣，问：“为什么不用石头堆一座假山？”他在旁边指手画脚，“在中间的位置放些小石头。”

“滚开，滚远点，我不喜欢男生。”玛丽插着小腰，站起来冲他喊。波兹尔感到很愤怒，居然受了这个小不点的污辱，一定要想办法捉弄她，他的妹妹也经常是他捉弄的对象。他围着玛丽边跳边扮鬼脸，然后唱起小曲来，小曲是他根据一个催眠曲改编的。

玛丽小姐，非常倔强，
你的花园，不怎么样，
银色风铃，鸟蛤蚂蟥。
金盏花儿，排成一行。

他精力旺盛无比，一直在旁边唱，其他孩子也听到了，都跟着起哄。玛丽越是生气，他们就越是高兴地唱：“玛丽小姐，非常倔强。”从此，他们只要看到她，就称她为“玛丽小姐非常倔强”。

“听说你要被送回家去，就在这个周末，我们都很高兴，倔强的玛丽小姐。”波兹尔幸灾乐祸地说。

“谢谢，我和你一样高兴，可家在哪里？”玛丽仰起脸。

“你这个笨蛋，居然不知道家在哪里。”波兹尔嘲笑她，“当然是英国，我的祖母在那里，还有去年被送回去的梅波尔，我的姐姐。但你不是去你奶奶家，因为笨蛋是没有奶奶的。你是去你姑父那儿，他叫阿奇博尔德·克莱温。”

“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他。”玛丽翻翻白眼。

“我就知道你认识，”波兹尔得意扬扬，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女生都是笨蛋。我听到爸爸妈妈谈论过他，他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又旧又荒凉。他没有一个朋友，脾气坏得离谱，而且是个吓人的驼子。人们都怕他，没人敢接近他。”

“你撒谎，我不相信你。”玛丽说，她不想再听下去，转过身不去理他，用手捂着耳朵。

可是她一个人的时候想了很多，也许波兹尔说的是真的呢。那天晚上科劳夫太太就告诉她，几天后送她乘船回英国，去米舍司维特庄园，也就是驼背姑父那里。她看上去非常冷漠，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夫妻俩都拿她没办法。





“她的资质太平庸，乏味而无趣，长得也不漂亮，没半点儿像她母亲，”科劳夫太太摇摇头，可惜地说，“她母亲是那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可人儿，优雅的风度，得体的举止。也难怪孩子们叫她‘玛丽小姐非常倔强’，真是太贴切了。”

“如果她从小由她母亲管教，言传身教，玛丽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说不定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美人儿，但很可惜，那个可怜的美人儿已经离开了，听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有个女儿。”

“玛丽又丑又小，我想那个美人儿不愿意看到她。”科劳夫太太唠唠叨叨，“仆人们跑光了，她的贴身保姆又死了，谁会记得这个小东西。剩下她一人在那空房子里，迈克格路上校说他开门时，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差点没吓得魂飞魄散。”

玛丽长途航行回英国，途中由一个军官的妻子照料。漫长的路途中，军官的妻子恨不得整颗心都扑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到了伦敦，看到来接玛丽的妇人，军官的妻子很乐意地把玛丽交给了她。

那妇人是莫德洛克太太，米舍司维特庄园的管家，是阿奇博尔德·克莱温派来的。她是个长得非常结实强壮的女人，由于长期劳动，脸色红润，锐利的眼睛看上去很强悍。她穿了一件浆洗得很硬的深紫长裙，外面罩着件镶了黑边的黑丝绒斗篷，带着黑帽，帽子上有紫色的花朵。

玛丽看得出莫德洛克太太并没把她放在心上。莫德洛克太太在意的是她的裙子，这大概是她最得体的一件裙子了，小心翼翼地不敢弄脏。当莫德洛克太太的头在晃动的时候，帽子上的那朵花也仿佛在探头探脑。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位太太，但这也没什么，很少有人能让她喜欢。“上帝啊，她可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莫德洛克太太尖着嗓子说，“听说她母亲可是个大美人，这个小东西怎么没有继承到一丁点。”

“现在还太小了，她只是太消瘦，加上身体不好，脸色蜡黄，眼睛无神。”军官的妻子礼貌地说，“她的脸形其实很好看，要是常常笑的话，应该会更好看，小孩子变得快，长大了会变好看的。”

